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1.03.003

# 订婚仪式泼水之因 ——以四川省会理市通安镇彝族订婚仪式为例

杨绍玉

(南宁师范大学,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订婚仪式中的泼水礼是彝族婚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四川省会理市通安镇的彝族订婚仪式为例,结合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仪式过程理论,分析订婚仪式中泼水礼产生的原因。在彝族订婚仪式中,以女性为主导的泼水礼存在“结构”和“反结构”现象。以仪式过程理论分析,证明女性群体泼男性群体这种现象在仪式中具有合理性。但在分析仪式形成的起因时,不仅要从结构性张力的方面来探讨,还需要从水崇拜、戏谑行为和抗拒与接纳等社会结构之外的原理进行解释,以探究彝族的订婚仪式阈限期所蕴含的深层意义。

**关键词:**彝族订婚仪式;泼水;结构与反结构;泼水原动力

**中图分类号:**K892.3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1)03-0008-06

## Reasons for the Water Splashing Custom in Engagement Ceremonies: Take the Yi Engagement Ceremony in Tongan Town, Huili City,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YANG Shaoyu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22, China)

**Abstract:** Water splashing in the engagement ceremon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edding custom of Yi people, which ha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Taking the engagement ceremony of Yi people in Tongan town, Huili City of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combining the theory of anthropologist Victor Turn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igins of water splashing in engagement ceremonies. In the Yi engagement ceremony, there are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factors in the female-dominated water splashing activities. Through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itual process, it is proved that the phenomenon of the female group confronting against the male group is reasonable in the ritual. But when analyzing the reasons of the formation of rituals, we should not only discuss them from the aspect of structural tension, but also explain them from principles outside the social structure, such as water worship, playful behavior, and resistance and acceptanc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eeper connotations of the engagement customs of Yi people.

**Keywords:** Yi people's engagement ceremony; water splashing;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reasons for splashing water

### 一、问题的提出

“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的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sup>[1]</sup> 仪式一直是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民族学家共同关注的问

题。关于仪式理论的研究,由法国学者阿诺尔德·范热内普在 1909 年开了先河,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这一书中,提出了“过渡礼仪”这一经典理论,范热内普的过渡礼仪的完整模式包括阈限前(分隔礼仪)—阈限(边缘礼仪)—阈限后(聚合礼仪)。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在此基础上又继续发展了该理论,其撰写的《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是系统阐述该理论的经典之作。他最关注仪式过程中的中间阶段,即阈限阶段。他认为,作为共同体的社会

收稿日期:2021-06-02

作者简介:杨绍玉(1998—),女,四川会理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

均具有一定的结构,即个体都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一定的位置,扮演一定的角色,结构是社会有序化的基础,也是对个人行为的一种约束<sup>[2]96</sup>。特纳认为结构和交融存在于所有文化中,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时期和各个层面中,社会生活即是结构和交融辩证统一的过程,仪式的过程被特纳总结为“结构—反结构—结构”三段式理论。

彝族订婚仪式是一项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风俗,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对订婚仪式进行相关的阐述和描写。阿巫布哈从婚姻缔结的过程,分别从说媒、订婚、婚礼、回门来表达其基本内容,并通过婚姻缔结过程基本内容来分析彝族婚姻文化的内涵<sup>[3]</sup>。徐俊生、王志等人通过尔苏藏族与凉山彝族婚俗文化比较研究,叙写了彝族订婚仪式,迎亲仪式和结婚仪式的异同<sup>[4]</sup>。学者尔古阿木对甘洛县挖古觉村的一位阿支姑娘的婚礼进行了描述,叙述了在接亲时举行泼水和抹锅灰仪式,并指出泼水是因为舍不得女儿出嫁,男方想娶走辛苦养大的女儿也得接受一些考验<sup>[5]</sup>。梁宏信和罗成芳则写了贵州省花嘎乡联山村的泼水礼,他们是在接亲时举行,并且只用一个人挡水,其余人方可通过,并指出泼水是为了冲洗从路上跟随而来的鬼怪<sup>[6]</sup>。在订婚仪式的泼水礼中,为什么只能女方女性群体去泼男性?女方男性群体为什么不能参加呢?泼水的原因是什么呢?上述这些问题在前人的研究中笔者并未找到明确的答案。

本文选取四川省会理市通安镇为田野调查点。会理市是昆明、攀枝花、西昌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连接点、交汇地,自古以来就是川西与滇西及南亚商贸往来重地,为古丝绸南路必经要塞,素有“川滇锁钥”之称,市内有汉、彝、藏、回、傣等29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16.7%<sup>[7]</sup>。通安镇地处会理市城东南部,隔金沙江与云南省禄劝县相望,总人口约1.7万余人,是汉族、彝族和少量其他少数民族杂居地。该地彝族一部分世居本土,一部分由滇黔两省迁来。彝族的婚俗,因地区不同而各有差异,但都和奴隶制度相关联,实行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一夫一妻<sup>①</sup>的婚姻制度<sup>[8]</sup>。2021年1月10日—2021年3月1日,笔者在通安镇坝心村做田野调查,收集和整理出第一手资料。文中未注明详细出处的材料,皆源于对通安镇的田野调查。

## 二、订婚仪式过程

婚嫁是一项重要的人生通过礼仪,是个人和家庭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当地彝族特有的生活

文化展演形式。订婚作为婚嫁仪式的序章,是标志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中的开始,在彝族民众心中订婚仪式与结婚仪式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订婚仪式的举行对男女双方的婚姻关系具有约束力,一旦订婚仪式完成,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易反悔。在彝族的传统习俗中,悔婚是表示对对方家族的不尊重,严重的会引起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订婚仪式中泼水是彝族婚礼中最有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化活动,是一种迎宾礼仪。它主要用来接待男方派来的客人,也是对新人的祝福以及男女双方亲戚朋友沟通的桥梁。订婚仪式主要历经提议结亲、泼水迎客、喝订婚酒三个过程:

### (一) 提议结亲

在举行订婚仪式之前,首先是通过媒人说合。就算是男女双方自由恋爱,确定关系后都需要媒人象征性说媒,媒人一般要请当地德高望重的中老年男性。说媒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男方家自己看中了想要结亲的家庭,托媒人前去说媒。一种是委托媒人找合适的对象,说媒要讲究门当户对和年龄相当的原则。媒人在男女婚姻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说媒到确定关系的过程中始终参与,在彝族习惯法中,媒人属于夫妻之间的见证者。通过媒人的撮合,男女双方开始正式往来,两个家庭之间也相互了解。在这之后,通过媒人拿到对方的生辰八字,便要去算命,称为合八字。将双方的八字请有声望的先生翻书合婚,看双方属相是否冲突。如果双方的八字能合在一起,推得满意的结果,那才可以提亲。在合八字的過程中,有很多的讲究,男女双方会有很多的忌讳<sup>②</sup>。男女双方和家庭都同意这门亲事,双方家长就开始议定“彩礼”。在双方关于彩礼意见不统一时,就需要媒人传话,在双方之间相互协调,从而达成一致。占卜在彝族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婚姻过程中也一样,订婚的日子和结婚的日子都必须由毕摩占卜,择吉日举行订婚仪式。

### (二) 泼水迎客

在毕摩选出订婚的吉日之后,男女双方家庭则开始准备具体的订婚事宜。男方家按照选好的日期前往女方家举行订婚仪式,订婚队伍由其本人、叔叔、媒人、姐夫、老表等男性亲属,人数要为单数,如七人或九人等,需要带礼金、白酒、红糖、喜糖等礼品。男方队伍到达女方家,会有人在门前阻拦,等待他们的便是热情的泼水礼。泼水的群体由女方的女性长辈、姐妹妹妹以及女性朋友组成,其中未婚女性的参与度更高。女性朋友把各种各样的

桶和盆装满水,也会把水装在气球里。将这些装满水的工具藏在院子的各个角落,等待男方的到来。男人们还未到院子门口,就能看到很多女性在门口笑吟吟地迎接他们,这时候男人们都会停下来休整一下,趁着女方的朋友亲戚们不备的情况下冲进院内。一般从院外就有人泼,冲进院内迎接他们的是更多人的泼水,更有甚者拿着水管狂喷,从院子外面到院内,前来订婚的男性都会被泼湿。村民们说,如果男方身上被淋得越湿,则越代表有诚意。

在男方的亲戚进入堂屋内落座后,由女方家的哥哥或者叔叔为来客散烟,并寒暄。媒人依次向女方家介绍订婚队伍,客人介绍完后,女方家也依次向客人家介绍女方的父母、叔叔、哥哥等亲属,女方亲属朋友依次向客人敬酒。酒是人际关系的黏合剂,喝了酒就会被认同,喝酒后大家就成为一个整体。在相互劝酒敬酒的过程中,大家不断相识熟知,这是促进男女双方亲戚交流的媒介。通过这个仪式和机会,彼此才有机会认识,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 (三) 喝订婚酒

订婚当天,在女方家里举办,会邀请很多亲戚和朋友。因为彝族的家族意识强,所以在举行这样盛大的仪式时,亲戚们都会前往参加这一典礼,共同见证他们的幸福。这一天,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女方要杀猪、杀羊来宴请宾客<sup>③</sup>。猪和羊杀死后,在宰猪肉时,猪头分两半,留一猪腿和脾脏,将脾脏等拿去烧烤。由一名长辈取出猪和羊的苦胆,并观察苦胆是否正常。将苦胆给众人观看,在这个过程中说一些对新人祝福的话,是对他们的未来新婚生活的美好祝愿。若苦胆满且黄,胆汁明亮,象征吉祥婚配,如果猪(羊)的苦胆呈黑色或不正常的情况,那么两人的订婚仪式就要取消,证明两人不能结婚。这样取消婚约,不能代表某一方毁约。以动物的苦胆来衡量婚配的吉祥,这体现出彝族对神灵的敬畏。希望通过某种事物显示出神灵的意志,并严格按照神灵的指示来行事。

猪的脾脏等烤好后,要摆到祖灵面前,邀请祖先前来接受献祭的礼物,主家以十分虔诚的态度对待神灵和祖先。在祭祖之后,这些食物请客人吃。将自己祖先食用后的食物分给男方的人吃,就是为了形成一种血肉关系,从而在双方之间建立亲属关系<sup>[9]373</sup>。媒人告知女方长辈,彩礼带来了多少,余下的彩礼什么时候给。女方家拿出准备好的筛子,在筛子上装一些烟,加上两杯倒好的酒,男方家

拿出准备好的彩礼钱放在筛子上,并将香烟发给在场的人。喝完订婚酒,即表示正式订婚。亲戚们借此机会团聚在一起,商量男女双方结婚的时间和准备相关事宜。有一句彝谚:“买卖可做戏,婚姻非儿戏。”一旦订婚,双方都不能无故反悔,悔婚是对他方家支的侮辱,娶媳妇是整个家族的事情,悔婚将引起纠纷,毁约方必须加倍赔偿对方。在男女双方的家长喝完订婚酒之后,双方的关系和角色正式改变,仪式的过程被提升到了社会组织结构的高度。不仅仅是两个个体关系的确立,也是两个家庭及家族的融合。

通过对订婚仪式的简要描述,并结合对通安镇日常生活的观察。笔者发现在订婚仪式的展演过程中,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和社会地位会发生暂时性的改变,特别是在泼水礼中,出现一种“反结构”的现象。传统彝族女性在泼水礼中转化为主导力量。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是对于参与仪式过程中的全部群体而言,只存在于女方女性群体和男方男性群体中。

### 三、以女性为主导的泼水礼

在过渡仪式的基础上分析订婚仪式,它存在“阈限前—阈限—阈限后”的三阶段仪式过程<sup>[2]</sup>。以上述分析为例,提议结亲为整个订婚仪式的阈限前阶段,泼水迎客为阈限阶段,喝订婚酒是阈限后阶段。在“过渡仪式”理论下探讨订婚仪式,可以看出整个仪式是程序化的产物。通过这些仪式过程,展现出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变化。特纳把仪式放在其存在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对促使仪式发生的原动力进行讨论,认为结构性张力是产生仪式的原动力。他认为,由于社会具有结构,所以就有结构性对立,从而不满和冲突。这样的不满和冲突只能借以仪式的桥梁进行宣泄,在仪式过程中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处于底层的人想要试图抗争,以表示自己的不满,处于上层的人们借以仪式的开展来释放其压力。在结构性社会中,通过仪式中身份的混同、结构的短暂性倒置,社会结构中存在的结构性张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过渡仪式结束后,人们重新调整行为,回到原本有序化但存在着矛盾冲突的社会结构体中<sup>[4]</sup>。如果日常生活处于社会结构的位置和身份中,仪式过程的创造性便在于改变了日常生活中的难以变更的差别,并承认生活中的反结构。在彝族订婚仪式的泼水礼中蕴含着这样的结构变化。泼水礼处于订婚仪式边缘阶段,也称为阈限期,反映了特纳仪式结构理论的反结构特

点。为什么在阈限期内只能以女性来主导这个过程呢?结合特纳的理论分析,可从日常生活的结构和仪式中的反结构来阐释。

### (一) 日常社会结构

泼水礼作为彝族婚俗中的一部分,蕴含着悠久的历史积淀,泼水礼的存在与传统彝族社会生活中的思想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结合彝族传统社会中的现象来分析。脱离母系氏族社会的彝族女性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合理的对待。首先体现在婚姻关系上的不平等。在传统社会中,男女结婚之后,女性便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在家庭生活中对男性有着严重的依附性。随着社会的变化,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改变,但在做重要的决策时,还是以男性的意见为主。其次是由于彝区落后偏远,发展缓慢,家庭条件不好。女孩在家中肩负着做家务的重担,很小便开始帮助父母做事,没有充分的条件学习和更多的时间去接受新思想,直接导致了女性狭隘的视野。最后,在彝族的传统社会中,妇女所说的话是没有分量的。正如彝族民间俗语所说,“妇女不当谋士,火塘不搭桥梁”“鸡啄的不是粮,妇女说的不成话”<sup>[10]</sup>,社会上大部分的话语权掌握在男性手中。在家族中商量重要事情时,也是以男性为主体进行商议。彝族家支系统是以父权制度为核心的,订婚、迎亲等均为家支中的男性,商议具体结婚事项等以男性为主。泼水礼便透露出一种信息,妇女总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在一些方面要依附于男性。仪式恰恰给了妇女获得地位补偿的机会,仪式也给了妇女特殊的权利和能力。在泼水礼中女性的象征性反抗以及男性的接受体现出社会结构发生短暂性改变,在男方男性群体和女方女性群体间体现出特纳理论“阈限”阶段的反结构特征。

### (二) 仪式中的反结构

在订婚仪式中,仪式参与者主要分为女方女性群体、女方男性群体和男方男性群体三类。但是在阈限阶段的泼水礼中反结构只存在于女方女性群体和男方男性群体之中。这样的情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阐释。

一方面,是由于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这句话可以从自然界的万有引力到磁铁的原理,再到电流流动,然后是生物学的相关知识,再到道家所说的阴阳调和,为什么异性相吸,其中包含着众多的文化意蕴。在泼水礼中,女方男性群体的“离场”,为女性群体和男方男性群体的交流提供了文化空间,避免了同性之间的肢体接触,进而避免男性群体之

间矛盾的产生和激化。以女性为主体的泼水,男性才会乐意去接受这样的仪式。特纳在调查恩丹布人的 Wubwang'u 仪式中指出,“人们越是强调性别间的区别以及性别间的冲突,就越渴求发生性关系。”<sup>[2]76</sup>异性之间的打闹在订婚仪式中具有相互呼应的作用,未婚男女之间的交流也在这样喜庆的日子中显得自然贴切。

另一方面,是由于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反结构。在一些地位逆转的仪式中,存在男性的权威和角色被女性所替代的情况。马克斯·格拉克曼曾经对祖鲁人 Nomkubulwana 典礼进行分析,在祖鲁人举行典礼时,女人会被赋予主导型的角色,而男人会被赋予从属性的角色<sup>[2]185</sup>。在彝族订婚仪式泼水礼中,同样存在这种地位逆转现象。泼水礼改变了平时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结构,在结构中处于较低地位的女性群体在泼水中居于主导地位,在结构中处于高位的男性群体象征性谦卑。女性群体所表现出来的跨越结构界限的交融,通过泼水礼中的互动展现出来,这种交融肇始于强力,结束于爱。虽然是以泼水的方式来阻拦男性群体,却又蕴含着对男性的祝福,以女方女性群体为主导的反抗性仪式,男方男性群体都欣然接受,并认为被泼得越湿,则收到的祝福越多。冲突和平衡是社会发展的旋律,在仪式中出现的冲突和平衡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仪式过程中的戏剧化表现。彝族人民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喜庆的场合变得更加欢乐,快乐是可以相互感染的,这样的仪式对于感染集体情绪有着重要作用。泼水礼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创造性地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男性与女性的地位结构,在仪式中短暂改变自己的角色,在喜庆的日子中狂欢,达到娱乐和祝福的目的。人们在泼水礼的狂欢中获得了一种彼此“平等”的体验,他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同性群体的团结,这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维持和巩固社会秩序。

在泼水礼中的地位逆转有着特殊的力量,它将社会结构和交融重新引入到正确的彼此关系之中。在泼水礼结束后,人们并不是回到了原本的社会结构,而是在交融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在订婚仪式之前的两个家庭并不认识或熟悉,通过订婚仪式中泼水礼的整合,为后续的喝订婚酒做铺垫,使两个家庭结为姻亲。在泼水礼后就将对方视为自己一方的成员,只是还未通过喝订婚酒的形式来完全确立,新的社会结构已经确立并将一直延续。

## 四、社会结构之外的仪式动力

泼水产生的原因在社会结构背景之外,还包括

人们的文化信仰和禁忌方面的内容,可以从水崇拜、戏谑行为和抗拒与接纳三个方面对泼水礼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 (一) 水崇拜

水是万物之源,任何生物都离不开水的滋养,因此水成为原始初民最崇拜的对象。水的崇拜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泼水的隐喻意义则体现了彝族先民对水的崇拜,彝人认为“人从水中出”,水是人类生命的来源,彝文古籍《六祖史诗》:“凡是水儿,生成在水中”<sup>[11]</sup>。《梅葛》中也有相关的叙述“天上撒下三把雪,落地变成三代人。”《彝族氏族部落史》:“六祖水中出,吾自从中来。”<sup>[12]</sup>这些都是彝族先民对水崇拜的神话故事,水生成并延续人类的生命,水在彝族原始的自然崇拜中便有了生命力和生殖能力的意义象征。在订婚仪式中的泼水礼中,男性接受女性清水的洗礼,是对他们的祝福,以此祝愿新人婚后能幸福美满,子孙后代如水源远流长。

彝族由于认为人源于水。人一旦失去了魂,就要到水沟边,或到用一碗水代表的江河、湖泊里去唤魂、招魂、赎魂<sup>[13]</sup>。彝族在每年二月份有祭龙的习俗,祭龙就是祭水。他们在保护水源及水洁净的同时,也要招龙、祭龙、敬龙,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彝族人民对于水的崇敬。

### (二) 戏谑行为

泼水的活动可以概括为“戏谑行为”。英国学者布朗指出,“所谓戏谑关系是指两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其中一方在社会习俗允许下,并在特定场合要求下,可以嘲弄另一方或开另一方的玩笑,而另一方并没有觉得这是一种侵犯。”<sup>[14]</sup>经常反复的戏谑常常表现或暗示社会分离是构成戏谑关系的主要因素。同时,对于戏谑所采取的无动于衷态度则维持了社会关联,嘲弄带来的玩笑般的敌对阻止了对方产生任何严肃的敌对情绪。所以男方的男性群体在面对女方的泼水行为时,是不能生气的,在订婚仪式这样的仪式场合中,泼水是被允许的,并带有祝福的含义。冲突的行为可以因此获得一种赐福,即社会整合,所以这样看似很不礼貌的行为反而拉近了男女方亲戚之间的距离。泼水礼中的

主体是女方的未婚姐妹朋友,她们主要是到了适婚年纪却还未结婚的群体,通过泼水礼的桥梁,便会与男方的群体相识,成为未婚男女双方沟通的媒介。两个家庭的亲戚也会通过这个机会,拉近与彼此的距离,为后续的交流搭建更好的切入口,为喜庆的日子增添了热闹的氛围。

### (三) 抗拒与接纳

泼水表现的是彝族人民对人、事物的一种抗拒与接纳。以泼水作为拦路工具在彝族婚俗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抗拒到熟悉接纳的转变。这种认同和接受的过程,给订婚和结婚增加了娱乐的过程,拉近了双方家庭亲戚朋友的距离,这也是泼水礼在彝族的传统婚俗文化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从另外一个层面讲,泼水作为拦路工具还具有深刻的社会隐喻功能。亲戚们通过泼水拦截客人,驱除客人身上可能会给主家带来的一些“污染”。泼水礼使主体和客体在订婚仪式中既满足心理愉悦的需要,又为禁忌心理找到一个合理的过关仪式。所以在订婚仪式整个民俗活动过程中,泼水礼只是一个切入点,拦路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在泼水礼之后进行文化情感的交流。会理市小黑箐乡对游客有拦门酒的欢迎仪式,“管你会喝不会喝,都要喝……”村民唱着歌曲拦住游客不让进寨,需要喝过他们准备的酒之后方可进入。是因为他们认为外来游客身上带有对寨子不利的东西,以酒代水,驱除不利的污秽。既表示了热情的待客之道,又为村民维护寨子的安全起到一种心理暗示。

## 五、结语

每一种仪式的传承和发展都有合理的因素,订婚仪式是彝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它既是过去文化的积淀,也是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在订婚仪式的泼水礼这一反结构的状态中,暂时改变了彝族原有的男女地位的社会结构,体现了女性对男性象征性反抗。泼水礼所呈现出的反结构现象,揭示出以女性群体为主导的原因。对于仪式发生原动力,则与彝族人民的文化信仰和禁忌方面密切相关。

#### 注释:

- ① 《会理县志》编于 20 年代末,彝族奴隶社会存在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已废除了一夫多妻制。本文沿用原著中的表述。
- ② 以调查对象为例,杨某某,女,24 岁,本科学历。在订婚算命时,就有很多需要避讳的地方,被告知结婚时不能穿黑色并带有黑色的服装。在结婚当天,需要用一只鸡在家里做法事,并进行献祭。也要带一只鸡到男方家,当场宰杀献祭,以证明嫁过去便成为男方家的人。

## 参考文献:

- [1] 郭于华. 社会与变迁[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2] 特纳. 仪式过程: 结构与反结构[M]. 黄剑波, 柳博赞,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06.
- [3] 阿巫布哈. 马边彝族婚姻文化研究[D]. 成都: 西南民族大学, 2020.
- [4] 徐俊生, 王志. 藏彝走廊: 尔苏藏族与凉山彝族婚俗文化比较研究[J].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4).
- [5] 尔古阿木. 泼水、抢新娘、抹黑脸、“说确”——甘洛别样的彝族嫁女习俗[J]. 凉山文学, 2019(1).
- [6] 梁宏信, 罗成芳. 过渡仪式理论视野下的彝族“姑娘酒”——以花夏乡联山村彝为例[J].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13(10).
- [7] 会理县情简介[OL]. [2021-06-01]. <http://www.huili.gov.cn/>.
- [8] 四川省会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会理县志[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4.
- [9] 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M]. 杜宗锦, 彭守义, 译.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 [10] 杨洋. 彝族古代社会分层问题研究[D].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16.
- [11] 黄龙光. 彝族传统崇水民俗及其生态内涵[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2020(1).
- [12] 杨凤江. 彝族氏族部落史[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2.
- [13] 蔡富莲. 凉山彝族的招魂仪式及灵魂崇拜[J]. 宗教学研究, 2003(1).
- [14] 布朗. 原始社会结构与功能[M]. 丁国勇, 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6.

(上接第4页)

式整齐、文采雅致、押韵和谐、朗朗上口, 对诗歌创作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双重规范。此外, 阿买妮强调“诗要有主旨, 无旨不成诗。诗骨从旨来, 有旨才有风, 有风才有题, 有题才有肉, 有肉才有血。诗的题和旨, 血肉紧相连。任谁写诗时, 如不这样写, 把骨剔开了, 专门来写肉, 那么他的诗, 写来不成体, 有肉没骨配, 说诗不像诗, 根就扎不起”<sup>[8]48-49</sup>。这里说明了诗歌主旨、风格、题材、内容、结构之间关系密切, 只有主旨深刻、风格鲜明、题材得当、内容翔实、结构完整的文学作品, 才能生机盎然, 深扎文坛。

## 四、结语

阿买妮在《彝语诗律论》中借“根意象”阐述自

身对文艺创作问题的思考, 推动了彝族古代文论的发展。从“根”的审美批评、生态整体批评及创作批评功能出发, 可以发现“根”意象彰显出了彝族先民的生态审美思维与朴素健康的自然审美倾向, 并作为诗歌创作的标准和原则, 切实规范着彝族古代诗歌创造活动。阿买妮借助“根”意象阐述了彝族古代诗歌的自然美、生态美、整体美规范; 讲明了诗歌中意象描摹和意境构建的方法; 规范了创作主体的艺术修养和思想修养; 论说了诗歌作为艺术载体具有承前启后的文艺功用。她还借“根”引出了情感、骨力、文采、主旨等因素对诗歌的重要性。自此之后, “根”意象在彝族古代文论中一脉相承, 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根意象批评系统。

## 参考文献:

- [1] 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13.
- [2] 刘懿. 文心雕龙[M]. 王志彬,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3] 张伯伟.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4] 李祥林. 少数民族·文论及美学·中国特色文化[J]. 西藏大学学报, 2000(1): 53-57.
- [5] 彭书麟, 于乃昌, 冯玉柱.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3.
- [6] 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笃来的根由[A]//物始纪略: 第一集[C].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0: 253-258.
- [7] 巴莫曲布嫫. 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8] 举奢哲, 阿买妮. 彝族诗文论[M]. 王子尧,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 [9] 巴莫曲不嫫. 试论彝族古代诗理论的立象取比特征[J]. 贵州民族研究, 1996(4): 88.
- [10] 漏侯布哲, 实乍苦木. 论彝族诗歌[M]. 王子尧, 译.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0.
- [11] 布麦阿钿, 布阿洪. 论彝族诗体例[M]. 王子尧, 译.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0.
- [12] 刘天利. 略论《二十四诗品》的意象批评模式[J]. 浙江大学学报, 2002(3): 58.
- [13] 韦勒克, 沃伦. 文学理论[M]. 刘象愚, 邢培明, 陈圣生,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36.